

映日晚霞恋初升

一名退休民警的感怀

●王美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在蒙汉杂居的察哈尔草原。娘亲十月怀胎起,没受过音乐胎教的启蒙,更无童话故事熏陶。七岁上学认不得aoe,三年级背不会乘法口诀表,土里滚爬的童年,我喂过马放过羊,偷过土豆种过粮,小小的年纪便经受了生活的鞭打。

那时候,我幼稚的脑袋里也装着自己的想法:“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真想出去看一看。”于是,在昏暗的油灯下,全村仅有的半本《新华字典》成了我识字读书的“秘籍”,也正是这本残破的字典,帮我推开了通往未来世界的门窗。

迎着草原沙尘的洗礼,顶着塞外冰霜的凛冽,反刍着玉米面窝头的滋养,就这样,我一路苦读到了人生的第18年。那年的秋天,高考成绩公布,如同当年五谷歉收的庄稼,我六门功课的总分不如我姥爷的血压高。失魂落魄的我,脑袋耷拉着,没脸见人。

“干脆把你送到部队当兵去吧!”时任生产队队长的父亲坚定地说道。“孩儿啊,这也是一条出路……”母亲流着泪附和。

有时,刹那间的决定或许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1984年的深秋,一纸红彤彤的“入伍通知书”飘落在我们这个塞外山村,书写在上面的名字成为我们村历史上参军入伍的第一人。

还记得离别那天,母亲的泪水浸透黎明的花窗,父亲的烟斗烧红东升的太阳,喧天的锣鼓抖起红绸的张扬,凄婉的唢呐吹响别离的悲凉。“爹、娘,儿就要离开您们了……”我跪在父母的脚下,三个响头,磕出对父亲深深的敬佩和对母亲的不舍与依恋。

村旁流淌的小河衬托着草原的宁静,老屋弥漫的炊烟红了我的双眼。还记得,在送别的人群里,同村的玉华姑娘咬着黑油油的辫梢,绯红的脸颊犹如初放的山丹,双眸飞出缕缕羞涩的难言。

一挥手,飞驰的车轮留下希冀两行,一声笛鸣,驰骋的列车驶向群山中的向往。再一睁眼,将我载到大山的褶皱里,眼前涌现出一群陌生的军装。

当兵十七载,立功四五次,不擅操枪弄炮,专职握笔杆码汉字。文化不高肯吃苦,点灯熬油写稿子,由战士破格提拔为军官。军营练就我男子汉的刚强,军装赋予我责任和担当,军号鼓舞我前进的力量。千禧之年,正当我鼓劲扬帆准备在部队再创辉煌时,组织上的一纸转业命令,将我肩头的金星划向永久的记忆和珍藏。

穿过军装的人,永远忘不了自己生命里有过一段当兵的历史。

脱下军装穿上警服,是人生无悔华章的完美接续。从军,不负青春岁月;入警,成就人生理想。从国防绿到藏青蓝,不变的是一腔热血,铭刻的是责任和担当。

2000年,我穿上了警服,戴上了警徽,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本打算奔赴治安、刑侦一线痛痛快快地干一场,未承想又被安排到了公安宣传部门。十年过后,被委任科长职务,授予一级警督。退休前,晋升为三级高级警长。25年的警龄,我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一枚枚奖章的背后,无不蕴藏着一桩桩难以忘却的故事,每一级进步的台阶,无不洒满一滴滴艰辛奋斗的汗水。

从事宣传工作的人都知道这句形容从业人员的顺口溜:“掉头发撒黄尿,省被子费灯泡。”话虽不雅,却是实话。可知,笔头下写出的方块字,哪一行不是磨破鞋底的汗与泪?哪一篇不是心头熬的血和油?这,便是新闻宣传人的真实写照。警营本来就是新闻的富矿,而“脚板底下出新闻”是我一直遵循的工作信条。从事公安新闻工作17年,我随警作战、跟踪采访、拍摄案件、选树典型、进苏木、走嘎查、钻毡房,用文字讴歌典型事迹,用镜头反映警事民情,足迹踏遍了乌兰察布5.5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城乡八方,用心书写着这片土地上的社情与人文,倾情讴歌警察的良好形象。

浓茶、烟卷、键盘,点灯熬油,码出1000多篇文稿;刮风、下雨、节假日,风雨无阻,拍摄3000多幅图片。连续九年被自治区评为优秀新闻通讯员,奥运之年还被《人民公安报》聘请为“新闻评论员”……我写过的东西,有消息、特写,有小说、诗歌,有散文、言论,有杂文、随笔,有家乡的二人台,有大众的快板书,有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有鄙人多年的心路历程,也有针砭时弊、愤世嫉俗的实话真言。拍摄的照片,大多是广大民警忘我工作的身姿,用瞬间的灵感捕捉常态的现实之美,用第三只眼睛浓缩喧嚣多彩的世界。

要说这几十年取得了什么大的成果,“老婆卖瓜”的口号敢张?既没有刑警的出生入死,也没有缉毒民警的刀锋嗜血,甚至没有社区民警的纾困解难,我只是尽了一名宣传民警应尽的职责。

时空流转,光阴荏苒,41年弹指一挥间。岁月的犁铧将额头开垦,霜雪伴着罡风把青丝染白。在退休的表格上,我用颤抖的手,写下终身无悔的句号。放下笔,抬起头,心中只想再望一眼警营、再看一眼战友、再洗一次警服、再摸一次警徽、再唱一次警歌……胸中涌动着数不尽的丝丝留恋。

穿警服难,脱警服难乎其难。警服穿得时间越长,警魂就与你的灵魂融合得越牢固,脱警服犹如活生生剥离一张人皮。

谷雨微寒,春雪扑面,睫毛上的霜雪朦胧了我的双眼。我低头走出办公大楼,站在院子里,回望夕阳映照下的警营和朝夕相处的战友,离别的惆怅令人不禁潸然……

警营是一片沃土,真诚地希望年轻的战友们,肩负重托、砥砺前行、不负韶华,用非凡的智慧、勇气和汗水去捍卫祖国更加美好的未来。我将用无限的赤诚回馈命运的眷顾,以一颗花甲不泯之心祝愿藏青蓝安康、乌兰察布草原吉祥!

艺术画廊

踏青

马广生 绘(水彩画)

七绝·春雨

●张学峰

如酥春雨润桃腮,草木初萌映绿苔。
解语东风传兆讯,丰年美景入图来。

待春潮

●傅丽桢

昨夜风来绿意忙,云浮带笑任穷苍。
闲人面对田头过,雁北横穿牧野祥。
土壤松和添日暖,青丝嫩柳荡平常。
泉山静待桃枝翘,霸水消融入大江。

奋进的光芒

●孙金梅

晨曦微露,
大地苏醒,
万物在清风中歌唱,
每一颗心都在奔跑,
追逐梦想的脚步声,
响彻云霄,
汇成不息的力量。
风中扬起希望的旗帜,
每一片羽翼都闪耀光芒,
脚下的大路,
铺满阳光,
未来如春天般绚烂,
播撒着奋进的种子,
每一寸土地都滋养着希望。
心中的火焰,

在岁月的长河中燃烧,
它不畏风雨,
不惧坎坷,
带着无尽的力量,
穿越迷雾,照亮前方,
无论路途多远,
步伐从不曾停歇。
因为心怀信念,
我们拥有了翱翔的羽翼,
因为热爱生活,
我们勇敢迎接每一个晨曦,
在这片大地上,
我们携手并肩,
与风同行,与光同行,
让生命如星辰般璀璨。

聂耳之歌

●陈珍

人物

凭着一腔革命激情,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其时,聂耳从未想过自己的作品会成为一国之歌,也未想到自己会成为光荣的人民音乐家。他只是个穷苦的年轻人,从昆明北漂到旧上海,在灯红酒绿、弦歌满耳中打工劳碌,收入不稳定时,时常为膳宿花费而苦恼。

聂耳这个名字源于人们称他为“耳朵先生”。聂耳,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云南玉溪人,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他从小对音乐有着极高的敏感度,耳朵特别灵,能够分辨音阶中的细微差别。出于他的音乐天赋和敏锐的耳朵,大家开始称他为“耳朵先生”。在一次联欢会上,聂耳展示了他的特殊才能,能够使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这一表演让大家捧腹大笑。随后,有人提议将“耳朵先生”这个名字注册为商标,聂耳笑着回应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聂的繁体字为聶)连成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于是,他便改名为聂耳。这“四只耳朵”上还缀着一连串的笔名:黑天使、噪森、浣玉、王达平等。

1933年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摄影棚秘密举行了入党仪式。党旗是现场画在报纸上的。从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起,聂耳就用音乐的号角鼓舞大众,开辟出一条金光大道。他说参加左翼“是把我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汇入正流的界堤”,于是,聂耳深入社会,参与火热的革命斗争,创作了大量的革命音乐。1933年,聂耳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开矿歌》,又为话剧《饥饿线》谱写插曲《饥寒交迫之歌》。这年夏天,聂耳结识捉虫小毛头(杨碧君),至今传唱不衰的《卖报歌》也在其笔下汨汨流出。特别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这一句,成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一部分,聂耳增加了一个叠句,充实为84个字,一直延唱到今天。

1935年7月17日,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鹤沼海岸,海浪带走了一个23岁的年轻生命——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田汉写诗《悼聂耳》:“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和期隔生死。英魂应化狂春返,重与吾民诉不平。”一位朝气蓬勃、勤奋开朗的音乐家将人生的休止符留在了异国他乡。围绕聂耳的意外溺亡,存在诸多猜测,“谋害说”也曾风行一时。

藤泽市有一位熟悉中国的先生,他花费了20年时间到中国各地搜集聂耳相关资料,撰写出版了一部日文的聂耳传记,作者的名字叫作冈崎雄儿。冈崎雄儿综合了聂耳日记书简、相关人士的访谈后认为:数年前聂耳的健康状况不稳定,脑部曾经有过疾患,特别是戏水区域水流复杂,存在意想不到的危险……“玩潜水游戏的时候,有可能身体产生突发状况,失去意识而被海浪卷走,因此溺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告慰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也告慰了聂耳的英魂。每一次五星红旗的升起,每一次《义勇军进行曲》的庄严响起——祖国不会忘记你;每一天位于昆明西山聂耳墓地,无数游人络绎不绝前来凭吊——人民不会忘记你。

在聂耳纪念馆,我站在聂耳的黑白照片前久久地凝视:共和国第一歌的作曲者,聂耳千秋。

香椿记忆 岁月长情

●陈德永

春天的味道,是从香椿开始的。刚开春,记忆中的香椿,便悄悄地伸出毛茸茸的小手。起初,像是有点害羞,只探出两只手,还披着一身紫袍。可不过两三天时间,就长成了一个打伞的小姑娘,鲜嫩的枝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这时,正是采摘的好时候。记得小时候,身手敏捷的母亲不一会儿就能掐满一算子。

香椿的吃法很多,香椿炒鸡蛋是最家常的,也是最爱小孩儿喜欢的。把香椿洗净切碎备用,打上三四个土鸡蛋,金黄的蛋液与香椿碎末搅拌均匀,下锅成型后翻炒,瞬间,鸡蛋的香气与香椿独有的清香相互交融,弥漫在整个厨房。这香椿炒鸡蛋最见功夫,炒老了鸡蛋柴,香椿黄,既不好看,也不好吃。

香椿炒豆腐则是另一番风味,把豆腐切成方丁,先下油锅煎炒,待八九分熟,再把香椿叶加入,稍一翻炒,就可以起锅装盘,白白嫩嫩的豆腐与嫩绿的香椿搭配,色彩清新,口感爽滑又带着香椿的馥郁,尝上一口,那叫一个美啊。

香椿煎饼,又是一种吃法,将香椿碎加入面糊,倒入热油润过的电饼铛,摊成薄饼,起锅后趁热咬上一口,酥脆中满是春天的味道。

至于香椿饺子啊、香椿肉丝啊,不一而足,全凭喜好。

我家有吃香椿的传统,父亲多次提及他小时候吃香椿的往事。当年,主粮不够吃,爷爷奶奶看着四个半大的小子发愁不已。吃野菜、吃杂粮,想尽办法挨过春荒,到处采摘香椿。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香椿树不仅是一抹绿色的希望,更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帮助一家人熬过一个又一个春荒。

庄子有云:“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上古的大椿,承载着无尽的岁月,是长寿与永恒的象征。而爷爷奶奶没有大椿那般漫长的寿命,他们要为每天的生计发愁,因为香椿的生长真的太慢,常常吃了这顿,没了下顿。故而父亲常常听到奶奶喃喃自语:“香椿啊,你长快点吧。”每次父亲说到这里,眼里总是噙满了泪水。

如今,爷爷奶奶已经不在,可香椿树依旧每年如期发芽。每到春天,我都会采摘一些香椿做各种食品给我的孩子吃。每次采摘香椿时,我都能感受到当年爷爷奶奶忙碌的心情,想起我当年承欢他们膝下的往事。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时光,如同香椿的香气,萦绕在心头,久久不散。

吃着香椿炒鸡蛋、香椿煎饼,我渐渐明白,岁月或许会流逝,亲人或许会离去,但香椿给予的温暖回忆和爱的传承,永远不会消失。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它都会在春天准时苏醒,为我们带来那熟悉的味道。每一次品尝香椿,都是一次与过去的对话,与先人的心灵交流。从爷爷奶奶当年采摘香椿为孩子果腹开始,香椿就被赋予了生存的希望,香椿树成了口粮树。香椿树是父亲一家的恩人!这份恩情,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深沉,弥足珍贵。

每次站在香椿树前,我都会感慨万千。它们是岁月的见证者,是我家族的守护者,更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港湾。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前行,却常常忘记了回头看看那些曾经哺育我们成长的人和物。而这香椿树,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那扇通往过去的门,让我在回忆中汲取爱的力量,前行中温暖着下一代。